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
儒藏

史部
第二十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

儒藏·史部

歷代學案

第七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

新學堂

目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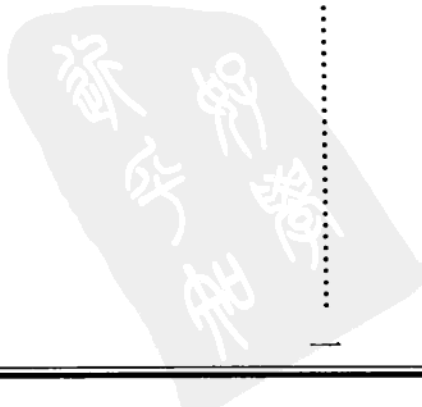
宋元學案補遺

三(卷一三至卷三九)

舒大剛 邱進之 校點

卿三祥 審稿

.....



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三

明道學案補遺 上

明道師承

彭先生思永

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。第進士。知南海分寧縣。通判睦州。台州。大水敗城。人多溺。往攝治焉。盡葬死者。作文祭之。民貧。不能葺居。爲伐木以助之。數月。公私之舍皆具。城築高于前。而堅亦如之。知潮州。常州。入爲侍御史。論內降授官賞之弊。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。仁宗深然之。未幾。解臺職。爲湖北轉運使。益州路轉運使。尋爲戶部副使。擢天章閣待制。河北都轉運使。知瀛州。徙知江寧府。治平中。召爲御史中丞。濮王有稱親之議。言事者爭之。皆斥去。先生更上疏極論。疏入。英宗感其切至。垂欲施行。而中書持之甚力。卒不果。神宗即位。出知黃州。改太平州。熙寧三年。以戶部侍郎致仕。卒。年七十。

一。先生仁厚廉恕。爲兒時起就學。得金釵于門外。默坐其處。須臾。亡釵者來。物色審之。良是。即付之。其人欲謝以錢。先生笑曰。使我欲之。則匿金矣。始就舉。持數釧爲資。同舉者過之。出而玩。或墜其一于袖間。衆相爲求索。先生曰。數止此耳。客去。舉手揖。釧墜于地。衆皆服其量。居母喪。寢甚。鄉人饋之。無所受。子衛亦孝謹。以父老。棄官家居十餘年。族里稱之。宋史

梓材謹案。先生父應求。爲渠陽幕史。濂溪有彭推官詩序。度性善跋云。明道十四五。伊川十三四。從濂溪問學。其後推官之子一見明道。歎其老成。遂以女妻之。其講聞之益。有所自矣。蓋明道爲先生第三壻。先生卒。明道爲狀其行。又爲祭文云。昔我穉齒。爲公所器。教之誨之。實妻以子。並見明道文集。

【附錄】

嘗曰。牢籠之事。吾所不爲。

每語人曰。吾不爲他學。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。



又常教其子弟曰、吾數歲時冬處被中、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。

濂溪門人

【補】純公程明道先生顯

雲濂謹案、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廟廷、元至順二年封豫國公、國朝雍正二年改稱先賢。

明道定性書

【附】

朱子定性說曰、定性者、存養之功至、而得性之本然也。性定則動靜如一、而內外無間矣。天地之所以爲天地、聖人之所以爲聖人、不以其定乎。君子之學、亦以求定而已矣。故廓然而大公者、仁之所以爲體也。物來而順應者、義之所以爲用也。仁立義行、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。所謂貞也。夫豈急于外誘之除、而反爲是憧憧哉。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、非其性之本然也。自私

以賊夫仁、用知以害夫義、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。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、顧以惡外物爲心、而反求照于無物之地、亦見其用力愈勞、而燭理愈昧、蓋以憧憧而不自知也。良其背、則不自私矣。行無事、則不用知矣。內外兩忘、非忘也、一循于理、不是內而非外也。不是內而非外、則大公而順應、尙何事物之爲累哉。聖人之喜怒、大公而順應、天理之極也。衆人之喜怒、自私而用知、人欲之感也。忘怒則公、觀理則順、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。夫張子之于道、固非後學所敢議、然其彊探力取之意多、涵泳完養之功少、故不能無疑于此。程子以是發之、其旨深哉。

明道論性說

生之謂性、止生之謂也

朱子曰、天之付與萬物者、謂之命、物之稟受于

天者謂之性。然天命流行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，然後能生物也。性命，形而上者也。氣，則形而下者也。形而上者，一理渾然，無有不善。形而下者，則紛紜雜糅，善惡有所分矣。故人物既生，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，而天命之性存焉。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性，而以性即氣，氣即性者言之也。

人生氣稟止不可不謂之性也

朱子曰：所稟之氣，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，亦性之理也。蓋氣之流行，性爲之主，以其氣之或純或駁，而善惡分焉。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。然氣之惡者，其性亦善，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。先生又曰：善惡皆天理，謂之惡者，本非惡，但或過或不及，便如此。蓋天下無性外之物，本皆善而流于惡耳。

蓋生之謂性止水流而就下也

朱子曰：性則性而已矣，何言語之可形容哉。故善言性者，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，而性之體因可默識矣。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。觀水之流而必下，則水之性下可知。觀性之發而必善，則性之體善亦可知也。

皆水也止各自出來

朱子曰：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。水之清者，性之善也。流至海而不污者，氣稟清明，自幼而善，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。流未遠而方濁者，長而見異物而遷焉，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濁有多少，氣之昏明純駁，有淺深也。不可以濁者不爲水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。然則人雖爲氣所昏，流于不善，而性未嘗不在其中，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。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。以其如此，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。惟能學以勝氣，則知此性渾然，初未嘗壞。所謂元初水也。雖濁而清者存。



故非將清來換濁、既清則本無濁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。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。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。

此理天命也。止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。

朱子曰：此理、天命也。該始終本末而言也。脩道雖以人事而言，然其所以脩者，莫非天命之本然。非人私智所能爲也。然非聖人有不能盡，故以舜明之。

梓材謹案：明道說具載明道語錄。

明道語錄

聖人用意深處，全在繫辭。詩書乃皆格言。觀易須識時，然後見逐爻之間，嘗包函數意。聖人嘗取其重者爲之辭。亦有易中言之已多，取其未嘗言者，亦不必重事。又有且言其時，不及其爻之材，皆臨時參考。須先看卦，乃看得繫辭。學者全要識時，若不識時，不足以言學。

道之外無物，物之外無道。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。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，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，以至爲夫婦、爲長幼、爲朋友，無所爲而非道。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。

物即事也。凡事上窮極其理，則無不通。

學須就事上學。

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，當汲汲爲善，非求名也。有實則有名，名實一也。若夫好名，則徇名爲虛矣。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，謂無善可稱耳，非徇名也。

所見所期，不可不遠且大，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。志大心勞，力小任重，恐終敗事。又不可以不知此理也。

職事不可以巧免。

君子教人有序，先傳以近者，小者，而後教以大者，遠者。非是先傳以近，小而後不教以遠，大也。

宋元學案補遺卷十四

明道學案補遺 下

明道文集

得天理之正、極人倫之至者、堯舜之道也。用其私心、依仁義之偏者、霸者之事也。王道坦然、本乎人情、出乎禮義、若履大路而行、無復回曲。霸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、而卒不與入堯舜之道。故誠心而王則王矣、假之而霸則霸矣。論王霸之辨

君道在乎稽古正學、明善惡之歸、辨忠邪之分、趨道之正、又在乎君志先定、定志者、正心誠意、擇善而固執之也。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、先王之治爲可法而已。然天下之事、患常生于忽微、而志亦戒乎漸習。故古之人君、出入閑燕、必有誦訓箴諫之臣、左右前後、無非正人、以成德業。願禮命老臣賢儒、日親便坐、講論道義、以輔聖德。又擇賢俊、使陪法從、朝夕進見、開陳善道、以廣聽聞。則聖知益

明王猷允塞矣。論君道劉子

治天下、以正風俗、得賢才爲本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、及百執事、悉心推訪、有德業克備、足爲師表者、其次有篤志好學、才良行脩者、延聘敦遣、萃于京師、朝夕相與講明正學。其道必本于人倫、明乎物理。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、脩其孝弟忠信、周旋禮樂。其所以誘掖激勵、漸靡成就之道、皆有節序。其要在于擇善脩身、至于化成天下、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之道。其學行皆中于是者、爲成德。取材識明達、可進于善者、使日授其業、擇其學明德尊者、爲太學之師。次以分教天下之學、擇士入學、縣升之州、州賓興于太學、太學聚而教之、歲論其賢者、能者于朝。凡選士之法、皆以性行端潔、居家孝弟、有廉恥禮讓、通明學業、曉達治道者。請脩學校尊師儒取士劉子

先王求治、何嘗不盡天下之才。今天下之大、豈爲



乏賢。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。徐察其器能高

下而進退之也。論養賢劄子

陸君用啖氏之說曰。春秋紀師。何無曲直之辭。曰。一之也。不一。則禍亂之門闢矣。謂禘爲王者之祭。明郊非周公之志。餘若書鄭伯之克。謂克下之辭。明君臣之義。書次于郎。則言非有俟而次。則意將爲賊爾。防兵亂之源。南廟試策

天之生民。是爲物則。非學非師。孰覺孰識。聖賢之分。古難其明。有孔之遇。有顏之生。聖以道化。賢以學行。萬世心目。破昏爲醒。周爰闕里。惟顏舊止。巷污于榛。井堙而圯。鄉閭蚩蚩。弗視弗履。有卓其誰。師門之嗣。追古念今。有惻其心。良賈善諭。發帑以金。巷治以闢。井渫而深。清泉澤物。佳木成陰。載基載落。亭曰顏樂。昔人有心。予付予度。千載之上。顏惟孔學。百世之下。顏居孔作。盛德彌光。風流日長。道之無疆。古今所常。水不忍廢。地不忍荒。嗚呼正

學。其何可忘。顏樂亭銘

王魯齋曰。顏子故居。所謂陋巷者。猶有井存焉。孔周翰爲浚其井。而作亭于其上。程子故爲銘之。惟程子師周子。每令尋顏子之樂處。而程子每自得于心目之間。故于此亭。因孔顏之胄裔。而深有感于師友之契。揭聖賢之學以示人。有志于斯道者。必將由辭以得意。則庶幾乎。

二氣交運。兮五行順施。剛柔雜糅。兮美惡不齊。稟生之類。兮偏駁其宜。有鐘粹美。兮會元之期。聖雖可學。兮所貴者資。便儂佼厲。兮去道遠而。李仲通銘

【附錄】

先生爲鄆令。當事者欲薦之。問所欲。先生曰。薦士當以才之所堪。不當問所欲。

或問。簿佐令者也。簿所欲爲。令或不從。柰何。明道曰。當以誠意動之。令是邑之長者。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。過則歸己。善則唯恐不歸于令。積此誠意。

豈不動得人。

先生充養純粹、徹視無間。其自任之重、以聖人爲必可學、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。而清越灑然、如在外事。

明道改正大學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、新字、止字者、聯首章明德、新民、止至善之下、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、以所謂誠意以後節節釋之。伊川改正大學、則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于康誥曰之前。黃氏日鈔

先生教人、自致知至于知止、誠意至于平天下、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、循循有序。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、處下而闢高、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。

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、以興起斯文爲己任。其言曰、道之不明、異端害之也。昔之害近而易知、今之害深而難辨。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、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。自謂之窮神知化、而不足以開物成務。

言爲無不周遍、實則外于倫理。窮深極微、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。天下之學、非淺陋固滯、則必入于此。自道之不明也、邪誕妖異之說競起、塗生民之耳目、溺天下于污濁。雖高才明智、膠于見聞、醉生夢死、不自覺也。是皆正路之蕪蕪、聖門之蔽塞。闢之而後可以入道。以上行狀

先生和諸公梅臺詩曰、急須乘興賞春英、莫待空歸謾寄聲。淑景暖風前日事、淡雲微雨此時情。後一日又和曰、賞玩嬉游須及辰、莫辭巾履染煙塵。祇應風雨梅臺上、已減前時一半春。

朱文公曰、龜山謂天際是輕陰、與梅臺是說時事。

又秋日偶成詩曰、閑來無事不從容、睡覺東窗日已紅。萬物靜觀皆自得、四時佳興與人同。道通天地有形外、思入風雲變態中。富貴不淫貧賤樂、男兒到此是豪雄。



朱文公曰、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。

言窮理精深、雖風雲變態、理無不到。

伊川序明道墓表曰、周公沒、聖人之道不行。孟軻死、聖人之學不傳。道不行、百世無善治。學不傳、千載無真儒。無善治、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、以淑諸人、以傳諸後。無真儒、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。人欲肆而天理滅矣。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、得不傳之學于遺經、以興化斯文爲己任、辨異端、闢邪說、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。蓋自孟子之後、一人而已。然學者于道不知所問、則不知斯人之爲功。不知所至、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。山可夷、谷可遷、明道之名則亘萬古而長存也。

范忠宣祭之曰、惟君之德、顏氏庶幾。惟君之道、孟軻無疵。嘉言遠識、後學所師。如何遽厲、梁壞山頽。君今歿矣、吾道疇依。

韓持國誌其墓曰、先生于書無所不讀、自浮屠、老

子、莊、列、莫不思索究極、以知其意。而卒宅于吾聖人之道、其持己清峻若不可及、而與人甚恕而溫。論治道、卓乎至于無能名。而應世接物、莫不曲盡其宜。苟善于君矣、爵祿可捨也。苟利于民矣、法禁不避也。自元豐以來、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、君必與焉。

劉立之述其事迹曰、先生從汝南周茂叔問學、窮性命之理。又曰、自孟子沒、聖學失傳、先生傑然自立于千載之後、芟闢榛穢、開示本原。聖人之庭戶、曉然可入。學士大夫、始知所向。

邢恕述曰、先生德性絕人、外和內剛、眉目清峻、語聲鏗然。

朱光庭述曰、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。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、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、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、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。至于六經之奧義、百家之異說、研窮披抉、判然胸中。天下

之事雖萬變交於前、而燭之不失毫釐、權之不失輕重、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。非所得之深、所養之厚、能至是乎。

范祖禹述曰、自孟子沒、中庸之學不傳、後世之士不循其本、而用心于末、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。先生以獨智自得、去聖人千有餘歲、發其關鍵、直睹堂奧、一天地之理、盡萬物之變、眞學者之師也。

呂大臨爲哀詞曰、先生負特立之才、知大學之要、博聞強記、躬行力究、察倫明物、極其所止。渙然心釋、洞見道體。其造于約也、雖事變之感不一、應之以是心而無窮。雖天下之理至衆、知反之吾身而自足。其致于一也、異端並立而不能移。聖人復起而不與易。其養之成也、和氣充浹、見于聲容、然望之崇深、不敢慢也。遇事優爲、從容不迫、然誠心懇惻、弗之措也。其自任之重、寧學聖人而未至、不欲以一善成名。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、不欲以一

時之利爲己功。其自信之篤也、吾志可行、不苟潔其去就。吾義所安、雖小官有所不屑。

晁景迂答袁季牟書曰、明道之學、專明大道、而本于仁義。其徒既少、又亦未嘗著書。

晁氏客語曰、程明道發語皆可錄。受知神廟、神廟問張載、邢恕所學、奏云、張載臣所畏、邢恕從臣游。

又曰、伊川謂明道曰、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。明道曰、使見呂晦叔、則不得不少。見司馬君實、則不得不多。

謝上蔡曰、橫渠教人以敬爲先、大要欲得正容謹節。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、便當以禮爲地、教他就上面做工夫。然其門人下稍頭溺于刑名度數之間、行得來固無所見處。如喫木朽相似、更沒滋味。遂生厭倦、故其學無傳之者。明道先生則不然、先使學者有知識、窮得物理、卻從敬上涵養出來、自然別。



又語錄曰、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。不見明道先作鄆縣主簿時有詩云、雲淡風輕近午天、傍花隨柳過前川。時人不識予心樂、將謂偷閑學少年。看他胸中極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。

龜山語錄曰、凡詩必使言之無罪、聞者知戒、所以當譎諫也。如東坡詩盡是譎諫朝廷、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、言之安得無罪、聞之豈足以戒乎。伯淳先生詩云、未須愁日暮、天際是輕陰。又云、莫辭盞酒十分醉、祇恐風花一片飛。何其溫柔敦厚也。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。

邵氏聞見錄曰、橫渠明道、伊川三先生、俱從康節遊。康節尤喜明道、其譽之與富韓公、司馬溫公、呂申公相等。故康節四賢詩云、彥國之言鋪陳、晦叔之言簡當、君實之言優游、伯淳之言調暢。四賢洛之觀望、是以在人之上。有宋熙寧之間、大爲一時之壯。則康節之所以處明道者盛矣。

胡文定曰、聖人志在天下國家、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。孟子傳聖人之道、故曰、予豈若是小丈夫哉。諫于其君而不受、則悻悻然見于其面、去則窮日之力。且看聖人氣象則別、明道卻是如此。

又曰、元豐中年、詔起呂申公、司馬溫公不起、明道作詩送申公、又詩寄溫公、其意直是拳拳在天下國家。雖然如此、于出處又卻分明、不放一步過。作官時、言新法者皆得責、明道獨除提刑、辭不受、改除簽判、乃受。

朱子曰、明道答橫渠定性書直是條理不亂。又曰、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、物來而順應兩句。

又爲明道先生祠記曰、先生之學、自其大者而言之、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、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、蓋不待言而喻。自其小者而言之、則上元之政、于先生之遠者、大者、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。吾何言哉。然其教人之法、循循有序、而嘗病世之



藏齋

學者捨近求遠、處下窺高、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。則世之徒悅其大者、有所不察也。上元之政、誠若狹而近矣、然其言有曰、一命之士、苟存心于愛物、于人必有所濟。則其中之所存者、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。

又爲先生像贊曰、揚休山立、玉色金聲。元氣之會、渾然天成。瑞日祥雲、和風甘雨。龍德正中、厥施斯普。

又答劉子澄書曰、明道德性寬大、規模廣闊。伊川氣質剛方、文理密察。其道雖同、而造德各異。故明道嘗爲條例、司官不以爲浼、而伊川所作行狀、乃獨不載其事。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、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、校計如此。此可謂不同矣。然明道之放過、乃孔子之獵較爲兆、而伊川之一一理會、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。此亦何害其爲同耶。

又答李誠之書曰、先生之道、即伏羲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

武、周公、孔、孟所傳之道、先生之書、即所以發明六經、孔、孟之書、初非別有玄妙奇特、自爲一家之說、而與古之聖賢異軌殊轍也。世之君子、固未必嘗讀其書、而驟讀其書、亦未能遽曉。是蓋不惟不知程氏之學、實乃并與古昔聖賢之學而不知之也。

又答孫季和書曰、明道答橫渠書、誠似太快、然其間理致、血脈精密貫通、儘須翫索。如大公順應、自私用智、忘怒觀理、便與主敬窮理互相涉入、不可草草看過。如上文旣云、以其情順萬事、即其下云、而無情亦自不妨。

又語類曰、濂溪靜一、明道敏。梓材案、一本作敦。

或問、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。朱子曰、人當以此自點檢、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、至五十年猶不能忘。在我者、當益加操守方是、不可以此自恕。眞西山記明道先生書堂曰、竊謂自有載籍、而天理之云、僅一見于樂記。先生首發揮之、其說大明。

學者得以用其力焉。所以開千古之祕而覺萬世之迷。其有功于斯道。可謂盛矣。而其所以進于此。則有二言焉。毋不敬以操存于未發之先。思無邪以戒謹于將發之際。涵養省察。動靜交飭。知天事天。二者兼盡。及其至也。中一外融。顯微無間。則雖人也。而實浩浩其天矣。

臧格諡議曰。先生博大閎深。與乾同體。非中正精粹而何。伊川先生狀其行曰。純粹如良金。呂本中摭拾諸先賢之論曰。溫然精粹。張宣公嘗爲之贊亦曰。會其純全。今諡以純。庶足以核其實。

黃東發曰。明道詩皆造化生意之妙。較之堯夫擊壤集。則堯夫爲自私其樂者矣。

又曰。程氏外書。胡氏本拾遺。溫公欲盡去元豐間人。程子謂侯仲良曰。若宰相用之爲君子。孰不爲君子。此等事教他門自做。未必不勝如吾曹。尹子親註云。此段可疑。蓋意其非程子語也。然邵氏聞

見錄亦載伯淳與韓宗師語云。當與元豐大臣同。若先分黨與。他日可憂。則胡氏所載。未可以爲疑也。豈程氏自有此論。尹子鑒後來調停之禍而疑之耶。然自古亦未有君子小人共事而可成功者。第惟伯淳自足以服熙寧諸人之心。必又有所以處之之道耳。

郝陵川爲宋兩先生祠堂記曰。千載而下。聞而知之。純誠靜厚。盡性知天。篤恭徽懿。形履實踐。含章蘊道而立極。知幾乘化而詣聖。振霜風而不槁。納萬物于一春。隕乎其順。淵乎其奧。混涵汪洋。不露圭角。得顏氏之學。明道先生也。

又曰。河東自唐爲帝里。倚澤潞爲重。五季以來。屢基王業。故其土俗質直尙義。武而少文。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。爲保伍。均役法。惠孤惇。革姦僞。親鄉閭。厚風化。立學校。語父老以先王之道。擇秀俊而親教導之。正其句讀。明其義理。指授大學之序。使



格物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篤于治己而不忘、祿仕親之以三代、治具觀之以禮樂、未幾、被儒服者數百人、達乎鄰邑之高平、陵川、漸乎晉絳、被乎太原、擔簦負笈而至者、日夕不絕、濟濟洋洋、有齊魯之風焉。

又爲東軒老人墓銘曰、宋儒程顥嘗令晉城、以經旨授諸士子、故澤州之晉城、陵川、高平、往往以經學名家、雖事科舉、而六經傳註皆能成誦、耕夫販婦、亦恥謠諑而道文理、遂與齊魯共爲禮義之俗而加厚焉。

虞道園克復堂記曰、昔者、程伯子少而好獵、及見周子而有得焉、自以爲此好絕于胸中矣、而周子曰、是何言之易也、後十餘年、程子見獵者于道旁、不覺有喜意、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、嗚呼、自顏子而降、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、純粹而精微、一人而已、其爲學也、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、其

數十年間、豈無所用其功哉、而是好也、深潛密伏、于纖微之際、不能不發見于造次之間、噫、亦微矣、嚮非周子識察之精、固不足以知其必動于十數年之前、非程子致察之密、亦何足以自覺其動于十數年之後、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、而衆人乃欲以鹵莽苟且之功、庶幾近似其萬一、可乎、不可乎、

宋潛溪記九賢遺像曰、明道程子、色微蒼、甚瑩、貌長、微有顴、眉目清峻、氣象粹夷、髻四垂過領、袍土黃色、無緣、內服領以皂白、緇帽、簷高、白履、和氣充浹、望之崇深。

楊升庵曰、程明道于郵亭見壁上書云、要不悶、依本分、明道深然之、曰、若依本分、便是君子也、唐子西見郵亭書、天不生仲尼、萬古如長夜、亦名言也。

馬平泉曰、劉立之稱明道樂易多恕、終日怡悅、是大便宜、不費一錢、無煩攜取、人亦無從而予

奪之。又稱從先生三十年、未嘗見其忿厲之容、德盛固矣、抑猶有說、忿厲由于拂逆、舍而觀理、何至忿厲。夫世間何者非人承受、拂逆在公乎、在私乎。事之忿也、天人交馳、決非我之所能與爭。無公無私、何忿厲之有。

陳碩士師姚姬傳先生行狀曰、先生論學、既兼治漢宋、而一以程朱爲宗。嘗謂說經、古今自有真是非、勿循一時人之好尚。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、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。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、而今之爲漢學乃不佳、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、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、嘵嘵聒聒、道聽塗說、正使人厭惡耳。且讀書者、欲有益于吾身心也。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、若今之爲漢學者、以搜殘舉碎、人所少見者爲功、其爲玩物、不彌甚耶。

明道講友

正獻呂先生公著

詳見范呂諸儒學案

司農王先生得臣

別見安定學案補遺

羅純古先生善同

羅善同字信遠、上高人。自幼勤詩書、友善類。明道先生嘗貽書云、人之所以爲君子、在不失其本心。要常自點檢、勿使一毫私意間之、斯可到聖賢地位矣。自號純古先生。姓譜

縣令李先生敏之

別見百源學案補遺

明道同調

石先生城^①

石城字□□、會稽人。嘗創義塾、延明道先生典塾事。中庸輯略序

梓材謹案、先生爲鄉貢進士公孺之先。中興聖政錄謂公孺

臨海人、程積齋以爲會稽石氏、蓋先居會稽、而後入臨海也。

朱先生長文

詳見泰山學案

明道家學